

# 流沙河走了 给我们留下了“金”

11月23日下午3时45分,著名诗人、作家、学者流沙河在成都因喉癌去世,享年88岁。

他以诗成名,对汉语新诗的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;晚年转向古文字和古代典籍研究,卓然成家。流沙河走了,给我们留下用自己的智慧、思想、情怀、汗水铸造的“金”,这“金”永远闪烁在中国文化历史长廊中。

## 1

### 12岁去修机场,自认为“一生中最光彩的事”

1944年,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变的过渡阶段。当时12岁的流沙河,在成都市郊一个叫金堂的县城读初中。

刚一开学,学校就宣布:同学们,我们要去帮助修广汉军用机场。这个军用机场是专门用来供美军重型轰炸机使用的。“当时,我们全都表现得非常好,没有哪个同学被点到名说他不去的。”流沙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。

虽说满12岁了,但那时学生普遍发育不良,都很瘦小。流沙河跟着其他人一道前往广汉,晚上睡在神庙的大殿里,和修机场的民工一

样吃糙米,八个人吃一小碗腌萝卜丝。学生们没有工具,就是砌石头。

“我们全部认真做。你想我才是满12岁的一个学生娃娃,每一个指尖上全是水泡,又破了皮,破了皮都还在抱着石头凿。在地上,又不能坐,就跪着,弄完了两个膝盖的裤子都穿孔了。”流沙河他们整整干了一个星期。回到家里时,平时很熟悉的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,太瘦了。

这件事被流沙河形容为他“微不足道一生中光彩的事情”。在他看来,这是为国出力,间接参加二战,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。

## 2

### 任职《星星》诗刊,让余光中广为人知

1947年,流沙河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,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,痴迷于巴金、鲁迅、曹禺、艾青、田间、绿原的文字。他开始向报纸投稿,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、诗、译诗、杂文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,他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。半年后他就离校投身“创造历史的洪流”,先在《川西农民报》任副刊编辑,后调到四川省文联,任创作员,又任《四川群众》编辑。1957年1月1日,他提议并参与创办的《星星》诗刊正式建立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,就是由流沙河通过《星星》诗刊介绍给大陆诗人和读者的,反响极大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身为编辑的流沙河在《星星》诗刊上开了个专栏,一月一期,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。余光中、郑愁予、洛夫、痖弦……专栏写了一整年,诗人正好凑成“十二家”。编选

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,1983年出版,大受欢迎,引起轰动。流沙河也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。这些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达到的艺术性、美感,给当时的大陆诗歌界带来强烈的震撼。

也因为流沙河的欣赏和推介,余光中在大陆有了广泛的知名度。直到现在,还有很多人认为,这是流沙河在20世纪80年代对汉语诗歌文学界的重要贡献,“因为之前大陆这边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台湾的现代诗。”

虽然诗人名声很大,但流沙河对自己的诗并不满意,认为自己过于理性,感性不足,不太适合写诗,“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,我说算了算了,我不写了,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。我的致命伤我清楚,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、逻辑化,感性不足,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。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,没有肉。”

## 3

### 晚年专心说文解字,探究汉字前世今生

从20世纪80年代末,流沙河不再写诗,改作训诂,专心说文解字,乐在其中。他以文人的角度、作家的身份,发挥自己多年研读经典的功底,讲庄子,说诗经,埋首于甲骨文、金文和篆文之中,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。他用尽量通俗、有趣的方式,面对大众诠释讲解经典。他在图书馆讲,也在网络上讲,出版《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》《流沙河讲诗经》等多部著作,甚至用解字的方式去写自传体小说,比如《字看我一生》。

对于自己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,流沙河很谦虚,“老实说我不

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,我是作家协会的,年轻的时候学着写小说,后来写新诗。古典文学是我个人的爱好。”他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多了不起,“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识,我所用的这些方法都是人家做学问起码应该用的最常见的方法,就是文本细读,追根究底。没有什么耸人听闻、哗众取宠的意思。”他乐意受邀到图书馆、校园去讲传统文化,也看得清爽淡然,“听众觉得我讲的还有点味儿,来听一听,感到收获点知识,又有点娱乐,我觉得这就符合社会文化教育的方式,这样就很好了,我也乐于做这些。”



流沙河

### 诗人简介

流沙河,本名余勋坦,1931年出生于成都,故乡四川金堂。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、书法家。主要作品有《流沙河诗集》《故园别》《游踪》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《隔海谈诗》《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》《流沙河诗话》《锯齿啃痕录》《庄子现代版》《流沙河随笔》《Y先生语录》《流沙河短文》《流沙河近作》等。

诗作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《理想》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。迄今为止,已出版小说、诗歌、诗论、散文、翻译小说、研究专著等著作22种。

### 名家追忆

#### “巴蜀鬼才”魏明伦: 沙河兄非常超脱很有成就

他成名很早,也遭受过很大劫难,但跟很多人不同的是,从改革开放之后,他就非常超脱,而且很有成就。他以前是诗人,后来转为学者,专门研究文字、古典文学,研究庄子,每个月坚持去讲座……他没有“吃老本”,他有新的文化成就,有独特成就,改革开放后这四十年他没有白活。

#### 四川省作协主席、著名作家阿来: 人们会继续读他的作品

沙河先生走了,我表示深深哀悼。我知道沙河先生老年后一直在义务做文化讲座,讲座内容也都集结成书了。我读过他的书,他讲的《诗经》《庄子》,还讲古诗词,都讲得很好。后来,他还讲汉字,并且把汉字分析得很有趣,这是一位有深厚学养的老人。沙河先生走了,但人走了,书还在。一个好作家,是靠作品说话的。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会走到生命终点,但好的作家,会依靠好的作品获得生命延续,而流沙河就是这样的作家,人们会继续读他留下来的作品,与他的思想交流。他的作品长存,思想长存,所以,沙河先生还是跟我们在一起,在一起。

####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、《星星》主编龚学敏: 让诗歌继续前行

沙河老师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、编辑,参与了《星星》诗刊的编辑工作,对《星星》诗刊的成长付出了心血。1982年,由他主持的栏目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在中国诗坛引发了很大反响,让很多年轻诗人接受了优秀的创作思维和写作技巧。可以说,很多著名诗人,都是从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中找到了写诗的方向,迅速成长。如今,沙河老人驾鹤仙去,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让诗歌继续前行,《星星》继续前行!先生,走好!

综合华西都市报、四川日报、澎湃新闻等

### 延伸阅读

#### 李克强总理夜访宽窄巷子 买了流沙河的《老成都》

流沙河先生晚年除了专心研究古文字,还对成都文化深有研究。他所著的《老成都——芙蓉秋梦》深有影响力。

2016年4月25日晚8点过,在四川考察的李克强总理一行来到宽窄巷子,走进见山书局和散花书屋,购买了一本关于老成都的书和明信片。据店长回忆,“总理进来后,第一句话就问我们,作为一家实体书店的运营情况。然后他还跟我们聊老成都的典故。他问我知不知道‘五袍’,我说不太知道,他就讲解了一些。我们听了都很佩服,总理对成都文化了解很深。总之,总理给我的感觉就是亲切和蔼,温和亲民。”

店长透露,店员给总理推荐了一些关于成都的书,总理自己也在挑选,最后选了一本流沙河先生写的《老成都——芙蓉秋梦》和两套关于成都文化的明信片(《宽巷子古巷风韵》《宽巷子建筑风情》)。

《老成都——芙蓉秋梦》,是流沙河先生2003年写的关于他“亲身经历的自己的老成都”的书,从文化角度说老成都,笔墨富于学人色彩,取材既重特色也作全景记录。

据《华西都市报》

### 相关链接

#### 流沙河的经典诗句

时间流逝,流沙河的许多诗句依然在流传。你还记得?

早上开花,晚上凋落  
这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  
有时候梦醒,还以为自己在少年  
人生短似梦,更好像芙蓉花早开  
夕败

我在成都的生活,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梦

——节选自流沙河《老成都·芙蓉秋梦》

理想是石,敲出星星之火;  
理想是火,点燃熄灭的灯;  
理想是灯,照亮夜行的路;  
理想是路,引你走到黎明。

——节选自流沙河《理想》

就是那一只蟋蟀

在海峡这边唱歌,在海峡那边唱歌  
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,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

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,处处唱歌

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。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

凝成水,是露珠;燃成光,是萤火  
变成鸟,是鸱鸒,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

就是那一只蟋蟀

在你的窗外唱歌,在我的窗外唱歌  
你在倾听,你在想念;我在倾听,我在吟哦

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,我会猜到你想着些什么

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,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

——节选自流沙河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